

伙伴
◎顾华

老龚其人

◎孙同林

老龚名叫龚一发，是一位共和国同龄人，1968年报名应征入伍，因为手上有冻疮疤痕，没能通过体检，第二年再次报名，仍是这个原因没去成。1970年，国家提前征召海军，海军是特种兵，龚一发却体检通过了，正当他高兴时，接到通知，他的政审因为姐姐嫁了个富农的儿子，没有通过。后来，老龚当了一名普通兵，是个水兵，他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军人之旅。

因为是农村兵，老龚在部队很能吃苦，且积极上进，第二年就入了党。老龚在部队待了5年多时间，于1976年3月份退伍。同年6月，如东县轧钢厂组建一支船队，因为老龚在部队是水兵，便成为一名船队工人。直到1999年轧钢厂破产，老龚回到阔别30多年的家。

回家后的第二年，生产队正好缺一个管水员，老龚接了手。老龚妻子给我讲了老龚管水的故事。

小队管水员是个出力不讨好的角色，管好是应该的，某一次没放好，就要遭到众人责怪。这片灌区只有30多亩地，一年忙到头，也就千把块钱的收入。一亩地73元，上门收水费时，干脆点的甩给你70元，给个整数吧，倒好像你欠他的。

如果再要，他送给你一个“闭眼”，骂你一声：“就这3块，你也好意思要！”所以，没人愿意干。村主任找到老龚。老龚的老伴不支持老龚当这个管水员。村主任不说话，只是坐在他家吸烟，村主任的烟瘾大，一支接一支地吸，眼看吸了老龚半包烟，看来不答应是不会走的。村主任说，我们知道管水员不好当，但这可是一件关系到大家的事，说大了关系到社会稳定，我们先后物色了好几个人，最后一致认为还是你老龚合适。老龚说：既然领导信任我，就是需要我。你们又把我这个党员扛在前头，让我没办法说不。只是我有言在先，我这人脾气不好，脾气上来要骂人，怕人们不能接受。

村主任忙说，你既然知道自己的缺点，就控制着点呗。于是，老龚就成了管水员，负责近40亩水稻地的灌溉服务。

老话说“一粒米七斤四两水”，可想水对于水稻的重要。为了管好水，有心的老龚专门跑去找老管水人员拜师，又在日常管水实践中不断总结、改进，掌握了不少管水技术。

秧苗刚栽下去那几天的水最难管，水太小都不行，水大了，风儿稍大些，水浪弄得秧苗在水里摇来晃去，刚插下的秧苗被摇得漂浮起来，漂浮得满田都是。水小了，黄黄的秧苗就歪歪地趴在泥上，连秧根都裸

露了出来，太阳一晒就蔫了。为了保证水的大小适度，那些天把灌溉时间提前了，以前是天亮后才开车，这几天凌晨两三点钟就开始，保证太阳上来时，秧苗就已经泡在浅水层里。

盛夏时节，老龚整天泡在稻田里，他头戴草帽，肩扛铁锹，走在田埂上，这段渠道看看，那段水沟瞧瞧，顺带做些零碎事：发现渠道上有漏洞，便卷了裤脚下水堵上；发现哪段码头低了漫水，便用铁锹挖些土垫上；渠道里有了新长出的杂草，就用铁锹随手铲去……

这时的老龚也成了大伙的农事参谋。这个问，老龚，你看我家这秧苗该下肥了吧？嗯，发棵肥一定要下足。那个问，老龚，你看我家的水稻发黄，是不是生了什么病，该用什么药？老龚蹲下来，拔根秧苗看看，不是虫，补施点追肥吧……其实老龚自己也有许多家务事要做，他家种了一亩多地，别人栽秧，他也要栽秧，别人种玉米黄豆，他也要种玉米黄豆，家里还有羊有鸡，但他必须先管灌溉上的事。为了不影响灌溉，他常常把自家的事安排在晚上，好在他有个也是党员的好媳妇，什么事都由着他，家里的事都自己扛下来。

邻里们素知老龚爱听好话，就常拣好听的说。徐嫂想出趟门，嘴上叫得那个甜：“龚叔，今天我上趟街，请你帮我照应一下水口子。”从嫂在一边听了，开玩笑说：“你放心走你的吧，家有老公（方言老公与老龚谐音）在，还担心什么？”徐嫂啐她一口，扭着腰走了，回来时，稻田里的水放得好好的，从此，徐嫂家稻田放水的事就放手交给了老龚。一家看一家，结果，大伙秧田里的水全变成老龚一个人放了。老龚妻子说：“当初不是说好了，各人的地自己开口收口，你怎么全包下来了，你这不是自讨苦吃？”老龚听了笑笑，对媳妇说：“其实，一家一户放，你争我夺的，还不如由我一个人管好，这样，可以控制水位，心里更清静。”

这水老龚一管就是十几年，直到土地大面积流转另作他用以后，他才离开管水员岗位。

老龚管水的故事跟他的人生一样简单，体现的却是一份信守承诺和勇于担当，只要答应下来的事，就自觉去做，永不言悔。老龚用信仰和汗水镌刻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，为人民服务无怨无悔。



邮箱:wyhappy781@163.com
电话:13862740669

听那飘飘洒洒的雨

◎顾云峰

每一个成熟稳重的当下，都有一个懵懂无知的往昔；每一个平和恬静的此刻，都有一个焦灼忧虑的曾经。

下雨了，我来到阳台推开窗户，聆听雨水敲击着窗外的阳光雨棚，那声音清脆悦耳。此刻的雨水在风的吹拂下洒向橡树枝，叶上发出淅沥声响。那橡树仿若敞开了怀抱，舒展着肢体任由雨珠洗刷，洗刷后的橡树叶翠绿欲滴，在微风中摇曳。

雨，犹如大自然的诗篇，让我们在喧嚣的世界中寻得一片宁静港湾，于忙碌生活中停下匆匆脚步，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。它可以是温柔呢喃，似情人低语；也可以是激昂乐章，如勇士战歌；它可以是忧伤叹息，像诗人惆怅；也可以是欢快舞蹈，如精灵嬉戏。

雨，在不同季节有着不同韵味，而我们在不同的年岁、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的境遇下听雨，感受也是大相径庭。

春雨如丝，宛如灵动画笔，悄然间为大地染上一抹新绿。夏雨如盆，肆意的雨水冲刷着燥热，为大地带来片刻清凉，氤氲万物。秋雨如墨，漫漶在天地间，书写着无尽的思念与怀旧。冬雨冷峻，似一位严肃的长者，带着一种深沉的力量，在寂静中等待新的轮回。

从古至今，许多文人墨客也在雨中寄托了自己的万千情愫。

南宋蒋捷的《虞美人·听雨》，三种不同阶段的听雨况味，将一生的流离辗转融入雨声，竟是这般曲折萦回，那种时不再来、人生无奈的无奈让人慨叹不已。

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是苏东坡醉归遇雨时的抒怀之作，他一生坎坷，三次被

贬，一次更比一次远。但他坦然笑对道路上以及人生途中的风雨，无畏挫折，豁达洒脱。正如林语堂所说：“苏轼已死，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，但是他留给我们的，是他那心灵的喜悦，是他那思想的快乐，这才是万古不朽的。”

余光中《听听那冷雨》中的雨水，流淌出的是孤独、寂寞、深切的思乡离愁。

周作人的《苦雨》是向友人倾诉日常生活中的“苦”境，体味到的是如苦茶一般浓厚的人生涩味，并在自身的调侃中渗出丝丝甘甜。

雨中，我于屋檐下临窗静立，思绪飘飞。回首往昔岁月，感慨人生匆匆！在这雨中，望着眼前淅淅沥沥的雨幕，不禁忆起鲜衣怒马的少年时光，那段简单快乐、不知愁为何物的日子；忆起工作四十载的峥嵘岁月，从青春的迷茫，到中年的磨炼与性格的执拗；从成功的欢愉到人生的诸多憾事，皆在风雨的洗礼中悄然消逝。这一幕幕场景又何尝不是“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十年灯”。

在这追忆与思索中，我仿佛嗅到了飘逸的酒醇香气，听到了昔日酒席上觥筹交错时，玻璃杯的碰撞声，看到了被我灌酒后倒下的朋友之窘态。雨声溅起记忆中的喧闹画面，内心不禁泛起丝丝不安与愧疚，如微风吹过平静的湖面。

拂去记忆的尘埃，怀旧与憧憬交织于这雨中，如梦幻的轻纱。我们这代人未曾经历蒋捷那般的漂泊人生，未曾历经苏轼一生的跌宕起伏，也没有余光中那孤独的思乡之苦，除却偶有周作人笔下的些许苦雨，更多的是职业生涯中的风雨遗憾与生命感悟。

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

的雨声，然而听雨实则是聆听灵魂的低语、感受真情的宣泄、倾历年华的潺潺流淌。雨声所叩击的，除却岁月的回音外，还有昔日难再的痛惜与欲言又止的惆怅。恰似“自在飞花轻似梦，无边丝雨细如愁”。似乎唯有在这瓦屋清脆的雨声中，心灵方能得以休憩，生命方能得以延续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过：“人安静地生活，哪怕是静静地听着风声，亦能感受到诗意的生活。”听雨，又何尝不是一种诗意的享受呢？

临窗听雨，最容易进入冥想状态，感受到自己的呼吸声，进而感受到自己的存在，久而久之也就悟得禅意。每一次听雨，都是一次与自然的亲近与自我的对话，一次对生命的敬畏与感悟。第一次雨，是心灵的洗礼；听两次雨，是人生的觉醒；那听更多的雨呢？想必应是生命与灵魂的升华了吧。在这悠长的雨声中如果懂得收和放、舍和得，感怀生老病死，惆怅人生愁苦，得意时不张狂，失落时不坠志，即使做不到“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”，但一定能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与力量了。

无须听一夜的雨，也不必一任阶前的雨滴到天明。趁这两鬓微霜之际，告别过往，重新启程，如苏轼那般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，便是最佳的听雨之态。雨停之后，自有清风明月；千帆过尽，自会心神安宁。

听飘飘洒洒的雨，感悟禅意人生，春雨的放下，夏雨的释放，秋雨的思考，冬雨的沉淀，皆为人生不同阶段的生命意义。

雨，是大自然的馈赠，更是我们心灵的洗礼。窗外的雨仍然淅淅沥沥地下着，我静静地听着雨……